

評 劇

拜月記

刘 鴻 儒 改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 物

王瑞蘭——尙書王鎮之女，十八、九岁。簡稱蘭。

蔣世隆——秀才，后仲狀元，二十余岁。簡稱蔣。

蔣瑞蓮——蔣世隆之妹，十六、七岁。簡稱蓮。

王 鎮——廉訪使，后升尙書，五十七、八岁。簡稱王。

王夫人——王鎮之妻，王瑞蘭之母，五十余岁。簡稱母。

黃店主——五十余岁。簡稱黃。

店 婆——四十七、八岁。簡稱婆。

王 六——王鎮仆人，二十七、八岁。簡稱六。

張 度——考試官，五十余岁。簡稱張。

官 媒——三十余岁。簡稱媒。

驛 丞——四十岁。簡稱驛。

丫 环

院 子

車 夫

侍卫四人

逃难众百姓甲、乙、丙、丁等。

第 一 場

人 物：难民甲 乙 丙 丁等， 蔣世隆 蔣瑞蓮 王夫人
王瑞蘭

甲：（內白）乡亲们哪！金兵杀到汴梁，还在各处燒杀擄掠。
大家快快逃走吧！

〔难民甲乙丙丁等上，慌忙逃下。

〔蔣世隆、蔣瑞蓮上。

蔣：（唱）人喊馬嘶战鼓响惊天动地，
汴梁城高插着金賊的旌旗。

蓮：（唱）兄妹們离乡背井向南逃避，
止不住心酸痛掩泪悲啼。
路难行又偏遭傾盆大雨，

〔瑞蓮跌倒被蔣扶起。

蔣：（夾白）瑞蓮賢妹小心了！
（唱）道路滑风雨急脚步难移。
〔兄妹狼狽逃下。

母：（內白）瑞蘭，随为娘逃难来！
〔王夫人、王瑞蘭上。

母：（唱）步难行强扎掙渾身无力，
风雨中辨不出南北东西。

蘭：（唱）婢仆們也不知逃往何处去？
母女們遭兵火慘慘凄凄。

母：（唱）路迢迢也不知奔往哪里？

蘭：（唱）顧不得鞋幫作底帶水拖泥！
〔众百姓、蔣世隆、蔣瑞蓮上。

众：（唱）城池破賊兵們杀擄遍地，
多少人拋妻弃子骨肉分离。

〔内作战鼓声及人喧嘩声。

众：賊兵杀来了。

〔混乱声中冲散很多人家，瑞蘭、瑞蓮及部分百姓下。

内一小孩叫：“媽媽。”

母：瑞蘭，

蔣：瑞蓮。

丙：我的丈夫也不見了。

〔同追下。

第 二 場

人 物：王夫人 蔣瑞蓮

〔夫人上。

母：瑞蘭，瑞蘭！

（唱）馬蹄遙黃土滾滾遮天日，
杀声里母女二人兩分离；
喊破了咽喉上气也不接下气，
哭断了肝腸兩眼昏迷。

瑞蘭，瑞蘭！

〔瑞蓮上。

蓮：有哇！我哥哥在哪叫我呢？

母：（唱）女兒找到我好不欢喜，（見蓮）
可叹兒渾身上下雨水淋漓，

蓮：啊？

母：（唱）你本是宦門中的千金体，

遭荒乱只落得颠沛流离。

蓮：老太太……

母：啊，

（唱）你既不是我的亲生女，

胡乱答应是何道理！

蓮：（唱）答应錯了我忙陪礼。

母：不知者我就不怪罪于你。我要下山去了。

蓮：（唱）你年迈怎行这山路崎嶇？

母：女兒不見，这也是无可奈何。

蓮：（唱）待小女把你老扶下山去。

母：有劳了。（二人下山）

（唱）多謝姑娘你的好心意！

蓮：不要謝了。請問老媽媽，貴姓高名，因何在此寻找您的女兒？

母：老身王門馬氏。我家老爷王鎮，在朝官居廉訪使。只因金兵杀到汴梁，从人不見踪影，我帶瑞蘭女兒逃难，中途又被金兵冲散。唉！不知小姑娘您姓甚名誰，因何至此？

蓮：我乃汴梁西关的人氏，姓蒋名叫瑞蓮，爹娘去世，跟随兄長度日。唉！我兄妹二人也是被金兵冲散的。适才您呼唤瑞蘭，我当是兄長喚我呢。

母：原来如此。

蓮：老夫人，你我搭伴同行，一路之上寻找我家兄長与你家小姐，您的意下如何？

母：那太好了。你跟随老身，我就拿你当我亲生女兒一样看待。

蓮：那我就認你老人家作个义母。母亲請上受兒一拜。（拜介）

母：生受你了。兒呀，有件事兒，說出口来从与不从，休得煩惱。

蓮：母亲有話請講。

母：我家老爷，性情古怪，不愿認异姓人为子女，我有意將你改为王瑞蓮，一則我們行路方便，二則若找不到你家兄長，到了京城，你就在我家作为安身之处。

蓮：就依母亲。

母：正是：

（念）母为寻兒錯認真，
不是亲者幸相亲。

蓮：（念）愁人莫对愁人說，
說起愁来愁更深！

母：兒呀，走吧！

蓮：兒搀扶你老人家。

〔同叹息下。

第 三 場

人 物：蔣世隆 王瑞蘭

蘭：（內白）母亲，母亲！

〔王瑞蘭上。

蘭：（唱）风兒吹雨兒淋母女們失散，

杀声遍野胆战心寒，

〔內作入喊声。

耳边厢又听得人声呐喊，

想必是賊子下了山。

且到松林避灾难！（下）

〔蔣世隆持傘上。

蔣：（唱）慌乱中失去了妹子瑞蓮，

瑞蓮，瑞蓮！

高声呼唤了千百遍，

不知妹子身在哪边？

瑞蓮，瑞蓮！

蘭：（內白）有哇！

蔣：快快的走了出来！这就好了。

〔王瑞蘭上。

蘭：（唱）母女林中重相見，

蔣：兄妹喜出望外謝神謝天。

母親哪里母親在……（相見驚訝）啊，我當是母親原來是
妹子妹子
位君子
娘子。

蘭：唉！你不是我母親為何喚我的名字？

蔣：你不是我的妹子瑞蓮，為何答應？

蘭：錯了！我名瑞蘭，錯當母親喚我。

蔣：我也錯當妹子應聲。

蘭：請問君子，為何在此處高喚令妹？

蔣：只因金兵占我家乡，我帶着妹子到外乡去躲灾。

蘭：我亦是為了此事隨母親去到南方避難。

蔣：在亂軍之中我丟失了妹子。

蘭：我失去了母親。

蘭：叫我找得好苦，母親呀！

蔣：賢妹

蔣：正所謂：愁人莫對愁人說，

蘭：（念）說起愁來愁更多。

蔣：（念）一般的心焦，

蘭：（念）一般的煩惱，

蔣：（念）說將去，

蘭：（念）道將來，

蔣：（念）倒是兩相合。

蔣：自己妹子不見，與別人閑談何用。小娘子，卑人要告辭了。

〔瑞蘭抓住蔣的傘。〕

蔣：小娘子，豈不知“男女有別”？

蘭：這……

蔣：不知小娘子為了何事？

蘭：兵慌馬亂，望君子念我孤獨，帶我同行。

蔣：只是男女同行恐怕引起瓜李之嫌。

蘭：君子你可讀過詩書？

蔣：幼入南學何書不讀？

蘭：君子既讀聖賢之書，必達周公之禮。豈不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見義勇為，古稱美德。若能帶我逃出險地，忘不了你大恩大德！

蔣：可也是呀，見義不為無勇也。小娘子，卑人帶你同行也就是了。

蘭：多謝了。

（唱）有勞君子濟危難，

蔣：（唱）患難相扶理所當然。

蘭：（唱）但愿得在路上找到我的高堂母，

蔣：（唱）但愿得找到妹子小瑞蓮。

〔內作難民喊介。〕

蘭：君子。人聲吶喊，那是作什么的？

蔣：（看）他們都是拋家失業逃難的。

蘭：你我還不是拋家失業……

蔣：逃難的呀！

蘭：唉呀好慘！

蔣：唉呀好險！

（唱）國破家亡生靈塗炭，

黎民百姓受熬煎。

蘭：（唱）十家人倒有那九家离散，

父東子西夫北妻南。

蔣：（唱）恨金兵常把這中原侵犯，

恨朝中無能為力的文武官。

我國山河有半壁陷，

待時機為國效忠掃滅狼煙。

蔣：（唱）舉國同心赴國難，

報仇雪恨收回這大好河山！

蔣：（背白）听小娘子講話不似平常人家，待我問過。（向蘭）
請問娘子身世？

蘭：請听。

（唱）家住在汴梁城內鼓樓街前，

我的名叫做王瑞蘭，

父名王鎮身為顯宦，

官居那廉訪使位列朝班。

蔣：原來是個千金小姐，來，見上一禮。（見禮時傘誤觸蘭頭）

蘭：還禮……（撫頭）

蔣：对不起。

蘭：請問君子身世？

蔣：請听。

（唱）家住在汴梁在西關，

身入簷門有數年，

父母雙亡只有我和瑞蓮妹，

我名叫蔣世隆年方弱冠。

蘭：原来是位饕餮門中的秀才，失敬了。

蔣：豈敢。

〔风雨起介。

蔣：（唱）霎時之間天氣變，

蘭：（唱）狂風暴雨把人摧殘。

蔣：這一把傘與小姐你打了吧，

〔傘付與蘭，蔣被雨淋。

蘭：這把傘君子你自己打吧。

〔蘭交蔣，蘭被雨淋。

蔣：在這狂風暴雨之下，我二人暫打這一把傘有何不可？

〔無奈二人共打一傘，但一靠近王瑞蘭感覺很難為情；离开則被雨淋，無奈何只好挤靠在一起行走。至山下，雨漸小。

蔣：小姐，看山坡道路泥泞，你抓住卑人的衣服行走。

蘭：君子你要小心了。

〔二人走上山坡，山路又陡又滑，世隆只得攀路旁柳枝而行，突來一陣風，把傘吹得搖晃起來，瑞蘭脚下一滑，被世隆握住手，她又怕又羞。行至山上瑞蘭一大滑，險些摔倒，被世隆抱住，這時瑞蘭的心情更加複雜。

蘭：（唱）山崎嶇路泥濘實在艱險，

若非秀才相扶早跌入深潭。

蔣：雨住了。

〔合傘甩雨，不慎甩到瑞蘭的羅裙上面，發現後急止。

蔣：下山去吧！

蘭：（唱）自幼兒我何曾出頭露面，

避世亂初領略這行路艱難！

蔣：（唱）走的她身无力嘯嘯帶喘，

顧不得男女有別上前把她揜。（下山后）

蘭：罗裙濕透了。（自解下扭介）

蔣：小姐你扭不動，卑人幫你來扭也就是了。

〔蘭向右扭，蔣亦向右扭；蘭向左扭，蔣亦向左扭。〕

蘭：君子，我往這面扭，你要往那面扭。

蔣：原來如此呀。

〔二人扭干了。〕

蘭：扭干了，還要趕路，倒是晾在何處？（微風吹過，蘭有些顫抖）

蔣：小姐身上寒冷，這便如何是好？有了。（在包袱內取小衣）

（唱）在包里取出了男衣一件，

請小姐披在身遮遮風寒。

蘭：還是秀才你來披吧。

蔣：小姐你不要推辭了。

（唱）你把罗裙交給我，

到那旁我去用柴把它烤干。

蘭：有勞了。

〔蔣取衣下。〕

蘭：（唱）秀才他屈己從人救我危難，

非親非故叫我心不安，

似這樣仁人君子真少見，

〔蔣世隆上。〕

蔣：（唱）罗裙已干小姐你請穿。

蘭：（唱）秀才你待我恩高義重，

有生之日我當結草啣環。

蔣：（唱）點水之情何敢望報，

但愿你找到天倫举家团圆。

走吧！

蘭：（唱）猛回头望家乡云横山巔，
路茫茫风雨催人离了故園。
寒鴉归林天色晚，
眼看得紅日落西山。

蔣：（唱）滿目荒凉行人少見，
今宵何处去把身安？

小姐天气將晚，看前面黑洞洞地好象是人家，你我紧行几步，上前投宿。

蘭：就依秀才。

蔣：唉呀不妥。

蘭：秀才何事不妥？

蔣：小姐呀！

（唱）行前去要过关，
关津隘口有人盤，
孤男寡女怎答对？
此事叫我为了难！

蘭：秀才呀。

（唱）这件事兒不用为难，
关津隘口也不怕人盤，
倘若有人来相問，
就說是亲兄妹把家还。

蔣：还是不妥。听小姐講話也不是汴梁的口音。

蘭：我原是河北人氏，随父来到汴梁。

蔣：这就难了！

（唱）我二人面貌本不一般，

口音是一个河北一个河南，
假作兄妹难瞞大家的眼，
被人識破惹下禍端。

蘭：这倒难了。

〔互为难。〕

蘭：他是一个正人君子，有了。秀才呀。

（唱）这件事兒不用为难，
我有一計对你言，
倘若有人来盤問，
权作那夫……

蔣：夫什么？

蘭：这……天又阴上来了。唉！

（唱）权作那夫妻奔临安。

〔二人羞介。〕

蔣：事到如今，也难顧許多，只好如此行事。

蘭：唉！只是兩足疼痛，难以行走。

蔣：卑人搀扶于你便了。

〔二人同下。〕

第 四 場

人 物：店婆 黃店主 蔣世隆 王瑞蘭

〔开幕后店婆打扫店房。〕

婆：（唱）夫妻二人开店房，

卖酒卖飯招待那来往客商，
汴梁的黎民百姓逃到兴隆鎮，
住店的人多我們日夜里忙，

老头子清晨起把市来上，
买一些米和菜卖与客商。
我把这房屋打扫干净，
再把杯碗桌椅抹它个溜光。
叫声伙计你把锅灶预备停当，（内应）
我这里把幌儿挂在门窗。

〔蒋世隆、王瑞兰上。〕

蒋：（唱）叹一旦国破家业空，

兰：（唱）亲骨肉何日里才得相逢，

蒋：（唱）幸喜的逃到了这平安地境，

兰：（唱）虽然是脱了险心中还惊。

且喜逃到平静地方。啊秀才，既蒙搭救，一路之上又蒙照看，此恩此德，终身不忘！

蒋：患难相助，理所当然，小姐何必一再挂齿。看那旁有一酒店，沽饮几杯，聊解旅途劳乏。

兰：就依秀才。

蒋：酒家。

婆：（出门）客官敢是吃酒？

蒋：正是。

婆：几位？

蒋：还有我家娘子。

婆：请到里面。

蒋：（装模作样）娘子请。

〔兰羞，三人同进房内。〕

婆：客官请坐。客官用什么酒菜？

蒋：有什么酒菜？

婆：好酒有竹叶青、蓮花白、狀元紅；好菜有水晶肘、东坡鷄、

酥炸油煤鷺。

蔣：狀元紅一壺，好菜隨意兩盤。

婆：是啦。（向內）狀元紅一壺，好菜兩盤。（到後面取盤端上）
酒菜到。

蔣：娘子請來用酒。

〔店婆羨慕地打量他二人。〕

蘭：（羞）不用。

蔣：这几日一路之上飢渴勞乏；況酒能遣興消愁，娘子還是飲上几杯吧。

蘭：（見店婆，更羞）我本不會用酒。

蔣：如此鄙人自斟自飲便了。（飲介）

婆：客官請過來。

蔣：（站起）媽媽講說什麼？

婆：您是由什麼地方來的？

蔣：从汴梁逃難而來。

婆：我这个人可是好說好問的，既然是逃難而來，路上受了許多辛苦，怎麼您自己吃酒，大娘子却不吃不喝，面紅過耳，却是為了什麼呀？

蔣：啊，啊……我对你實講了吧！

〔蘭驚訝，竊听。〕

蔣：她在路上与我爭吵了几句，我發了脾氣，因此她在那里生悶氣，故而不來用酒。

〔蘭聞言放心。〕

婆：這可值得生這麼大的氣。我替你勸上一勸吧！（向蘭）我說大娘子呀，夫妻之間，免不了有個抬扛拌嘴的，象這兵荒馬亂的年月，夫妻出門在外，可得少生悶氣。看在我的面上讓大官人給你斟上一杯酒，你喝一盞吧。（向蔣）客官

你給大娘子滿上吧！

蔣：娘子請飲。（斟滿）

蘭：媽媽請飲。

婆：不用客气，大娘子快喝吧。

〔蘭飲。〕

婆：客官，往后您要讓着大娘子一點兒。再給大娘子滿上一杯。

（向蘭）大娘子出門在外的，不要吃單杯，吃個雙杯，才是喜氣重重哪。

〔蔣與蘭又飲盡。〕

蘭：媽媽再看上好酒一壺，我要回敬那秀才。

婆：好吧——不對勁，我再問上一問。（向蘭）大娘子，我這人太愛說話。請問您給自己丈夫敬酒，怎麼說“回敬那秀才”！

〔蘭窘，蔣机警地巧辯。〕

蔣：媽媽，這個“那”字是我們那里鄉語。那是好也。

婆：那當好講，就是回敬好秀才。原來是這麼回子事兒。

蔣：媽媽你再看兩碗飯來。

婆：伙計來壺“那”酒，兩碗“那”飯。

蔣：什麼叫那酒那飯？

婆：就是好酒好飯。

蔣：媽媽真是好說好笑。

婆：我就是好說好笑的。（下）

蔣：小姐說話當心些。

蘭：記下了。

婆：酒飯到。

〔蘭斟蔣飲後互食完畢。〕

婆：這小兩口是真般配。

蔣：請問媽媽，南去有多少里，才有旅店？

婆：南去二十里才有旅店。你們行不了十里，天就黑了。我們
这里前面卖酒，后面就住客人。你們何不住在我們店里，
明天早点起身，意下如何？

蔣：娘子，我們一路勞乏，住在此店，倒也使得。

蘭：就依秀才。

蔣：媽媽，我們今日住在此处，明日出店会鈔。

婆：行，行。你們夫妻隨我来。

〔原場到后店一小房一桌一床。〕

蘭：媽媽我二人要住在兩处。

婆：房子都住滿啦，就剩这一小間房和一床被啦。再者說兩
子哪能住在兩处呢？我明白了，許是你又想起了夫妻在
途爭吵的事情吧？这又何必呢。

蘭：媽媽你不明白內中的情由。

婆：我能猜的着，一定是大官人在路上对你大发脾气，在火
上說的有点兒言語过分，你越想越难过。你要想想大官
已然給你斟酒陪禮啦。

蔣：媽媽我到外面住上一宵吧。

婆：客官，你这可不对啦！我刚把大娘子劝好，你又来火
啦，再要說別的可对不起我啦，再者說叫外人知道人家
笑話呀。

〔二人无法，忍耐了。〕

婆：天气不早了，早点歇着吧！

〔蔣与蘭使眼神被店婆看見，店婆出門外，自思介。〕

婆：这兩人眉来眼去，上言不答下語，八成来路不明吧。
天到这么晚，我老头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黃店主上。〕